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文集卷一
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國均

御製題元憲景文集並各書其卷首

宋庠宋祁兄弟同負盛名且同舉進士時以大小宋並稱乃其官位一至宰輔一為尚書事業所就既殊情性亦奢儉各異故其詩文沈博新警因各隨其性之所近而為世所傳誦則同及戒其子不令刊類文集行世亦同迨其後雖經合刊繼而仍歸散佚又同茲復裒輯成集並以聚珍版印而流傳之又無弗同其同不同之故庠與祁固無能知之余亦烏從而知

之然其散也由于自欲韜晦而其聚也幸有永樂大

典之僅存佚之于七百餘年以前

宋天聖至今七
百五十餘年而

完之于三百餘年以後

明永樂至今三
百七十餘年

則又復歸于

同余因合題一詩並冠於兩集簡首更使之不同而

同則向之所謂同不同者皆可勿深論是之謂大同

二宋合刊曾紀王

宋嘉定間郡守王允初倡議欲合刊
二宋集以屬郡文學陳之強未就而

去其後太守陳希捐
資刊成之見之強序

惜哉分集失傳詳學如有本終難

晦行不負言久益彰伯也孤風標雅操仲兮強識富文

章雖稱儉過及奢過弗愧元方與季方收拾碎珍得全
冊吟題七字冠前行休嗤大典紛割裂愛禮幸茲存餽

羊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景文集

別集類二 宋

提要

臣等謹案景文集六十二卷宋宋祁撰祁字
子京開封雍丘人天聖甲子與其兄庠同舉
進士累官翰林學士承旨謚景文事蹟具宋
史晁公武讀書志謂祁詩文多奇字證以蘇
軾詩淵源皆有考奇險或難句之語以今觀

之殆以祁撰唐書彫琢剗削務為艱澁故有
是言實則所著詩文博奧典雅具有唐以前
格殘膏賸馥沾白靡窮未可盡以詰屈斥也
陳振孫書錄解題又稱祁自言年至六十見
少時所作皆欲燒棄然考祁筆記有云年二
十五即見奇於宰相夏公試禮部又見稱於
龍圖劉公益少作未嘗不工晚年特為進境
至於陸機之謝華啟秀韓愈之陳言務去以

為為文之要則其生平得力具可想見矣祁
曾戒其子無妄編綴作集使後世嗤詆今據
陳之強原序所稱知在嘉定時安州守王允
初等曾將二宋集合刊但序內僅稱其言八
十餘萬未經析及卷數祁本傳稱集百卷藝
文志則稱百五十卷又有濡削一卷刀筆集
二十卷已與本傳不符其餘如范鎮所作神
道碑馬端臨通考則俱稱百五十卷曾鞏隆

平集王偁東都事略陳振孫書錄解題及焦
竑經籍志則俱稱百卷鄭樵通志則止稱七
十八卷唐庚序則稱二百卷因集已失傳記
載互殊莫詳孰是陸游集又載祁詩有出麾
小集西州猥藁蜀人任淵曾與黃庭堅陳無
已二家同注今亦不傳近人所輯北宋小集
中有西州猥藁一種乃從成都文類瀛奎律
髓文翰類選諸書採輯而成非原本也茲就

永樂大典所載薈萃哀次釐卷六十有二雖
未必盡還舊觀然名章鉅製諒可得十之七
八矣祁兄弟俱以文學名當時號大宋小宋
其兄庠遺集已從永樂大典採綴成編今祁
集亦於蠹蝕之餘得以復見於世雖其文章
足以自傳實亦幸際

聖朝表章遺佚乃得晦而再顯同邀

乙夜之觀其遭遇之奇良亦非偶然矣乾隆四

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景文集卷一

宋 宋祁 撰

賦

園丘賦

若夫天地之區既奧而腴王者所以作京焉神明之隲
匪攻而築上帝所以定位焉我朝之擁歸運也譏函鎬
保界之陋鄙周雒淳潛之淵乃據梁之芒芒偵河之渾

渾書邦畿之千里于以宅天子之尊然後翼翼乾乾作
邦孚先禘其祖之所自出分遂有事乎昊天占國南之
七里得高丘之岫然自乾寓之初闢保坤靈而不遷藏
偉兆于遐葉震元符于茲年此烈祖所以哀神之對神
宗所以旅物之蠲真考之所陟降丕后之所周旋藹列
聖以烝衍總萬靈而賓筵翕降監之厚福焯巍巍而亡
原則晉攷卜乎委粟漢盱蠻乎甘泉曾不得望我之末
光絕炎況並驅而齊肩哉敢問園丘之狀也其何如矣

廣矣大矣畧可詳矣上崔嵬以鬱律兮外博敞而神麗
邇朱鳥以高蟠兮概瑤魁而宸峙休氣回復乎其椒兮
榮泉滋滲乎其趾魑魅不若泯伏于其遠兮神明肅然
離衛乎其適于是攘之辟之其蓄其翳修之平之其坎
其畷上三陔以積高外四門而疏陞列道糊頡重營界
紫無縮版以作勞不藉屬而昭侈因天質之自然非人
力之攸致萃兮似高山之在周邦截焉若隆厓之亘汾
澨及夫涓日肇祀于郊之宮陶匏尚質金石有容璧英

縟以蒼蒼兮鼎歆雲而隆隆百神服食蔓衍乎坎間兮
有司守燎聚爛乎璣中穆穆天子相維辟公咸盛氣以
彊力相升降兮穹崇披大紫之莫莫招翠黃之雍雍合
蕭薌于欽柴曳高煙乎璇穹塞天淵以隕祉奮光明于
無窮琰乎已事罔有不恭若乃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
外至者無王不止故我率乎祖而推本正乎位而升配
使禮動乎上則神饗樂交乎下而人喜畢九州以獻力
罄一純以盡意君子曰觀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所以

因天事天取至誠為貴則斯丘也實國家集福之清場
事神之寶時國聽之所憑厚靈心之所翔會駐魄寶于
飈歛賁萬圖之方志彼草樓列仙之館像設梵王之廬
豚蹄種祠之託鱗長九淵之居皆祠官之細祀族之餘
尚且落成者鼓吻而極嘆乞靈者舐筆而爭書叛宣父
以語怪溺丘明之好巫獨園丘歸而遺美寧儒者佞
而未之思歟遂作頌曰屹圓壇赫眈眈大盤盤兮君之
升帝是饗羣而安兮禮無違福不回委如山兮聖繼聖

萬斯年長監觀兮

陳州瑞麥賦

并表

臣某言伏以厥田惟上界王國之右藩以穀俱來告我
年之紀瑞事昭邦緯美溢農書恭惟皇帝陛下茂擁蕃
祺恪經善物弄漢田而勸嗇揉神耒以訓勤危有九官
務盡耕耘之法地雜五種深防水旱之虞屢勅攸司勸
登宿麥至誠上達嘉氣下翔發為兩岐告成八政田祖
有神而僖應守邦作繪以來圖庀穗孔蕃天心為豫並

詔儒館交採頌章良史必書無謝歸禾之命升歌大備
遂高多稌之詩臣位屬冗閒辭流澁訥隔從臣之品無
預奏囊效遊童之謠亦均嬉壤冒聞黼几集懼嚴淵謹
夙夜齋戒撰成陳州瑞麥賦一首隨表上進賦曰

冠三輔之上者莫過于陳接五穀之乏者孰先于麥當
乘離之令序挺降甞之瑞殖盛氣雲鬱混鱗隔之初霏
密穗金繁動星田之霽色兩岐旁秀六穗牙出厥華
允厥穎粟粟田畯奔告守臣駭觀俘來以圖悉上送官

他穀弗書視麥禾之最重吾王攸助知稼穡之惟艱沫
北爰采罔劬乎力農闢中益種無聞于錫祉詎若天極
歸貺神明效異偕蕃椒之盈升配命禾而合穗迎層宙
之休氣冠中田之嘉穀繪我于瑞圖辨我于凡菽蒙至
尊之渥惠播新聲于絃次上可以薦清廟之馨品下可
以助外饗之食劑

皇帝後苑燕射賦

并表序 案仁宗本紀不載後苑燕射事此賦首云執徐統歲

當是天聖六年甲午
政國子監時上

臣祁言伏聞今月九日幸後苑詔宗室賜宴射弓者氣
肅商旻神清漢藻展懿親而合宴講王射以侑歡常武
是經良辰飾喜恭惟皇帝陛下靖嘉民極勤訓道樞鈞
衆志以惟精乂永圖而無逸夾輔蕃屏立愛于周親夏
屋權輿示慈于鎬飲乘九秋之盛集修六耦之帝容終
日射侯不出正而命中嘉賓式燕實厥籩以奉將洽公
姓之樂胥踈臣鄰之詠嘆多儀有煥在古罕偕臣位屬
冗閒業專講肄久陶景化竊耳大猷敢萌誦聖之心仰

企強名之作感緣中發雖極并于四支音以叩煩更增
羞于五降謹夙夜齋戒撰成皇帝後苑燕射賦一首繕
寫隨表上進

臣聞羲圖肇畫諸睽取星弧之象周文彌郁大樂著天
駟之節諒以四方為志本男子之事一張作武震王者
之威自秦制專私漢道云雜徒存燕射之舊禮罕聞明
辟之親御惟魏祖畋南皮之野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
史筆詫其妙文成避靈丘之區仰山發矢高四百餘丈

琰刻旌其處是皆殊絕之說遇本非揖讓之多儀據其
善經僕我嘉會恭惟皇帝陛下載膺周之陳錫紹放唐
之丕律高拱巖廊之上丕冒環海之表百執之駸奔走
無或曠官四方之大和會不知何力于是外朝夙退杪
秋告豐慶重合之陽名申式邀之夏具披虎落之圉會
麟定之親始講射侯之容將明潔解之禮若其天威粹
健帝表胖正雕弓采奇儼若有容棲鵠畫正君然命中
歡聲回商瑄之肅餘勁助霜旻之高宗室奉觴以次稱

壽僉謂天挺其武所以輔文之緡事本于禮所以綴樂之諧蓋陛下財成大猷冠卓千古是而弗紀有司之過也夫言以文遠功由賦宣不有作者將何述焉其詞曰
執徐統歲少皞司秋月著授衣之令日紀吹花之游儻
盤露變神闕雲浮田畷告茨梁之獲鄉童啟豫助之謳
上乃留矚良辰載懷茂苑呼蹕複道回輿帳殿望葱鬱
于麟輒披陰岑于虎圈踰鳳遙逝相烏細轉涼翠下長
楊之宮暝紫入棠梨之館千門洞接九幄霞連周邦則

伯叔之懿漢家則肺腑之賢相趨規地雜筵瓊筵儼飛
綏而交弭森委珮而凝銷川醪溢泛騎炙紛傳湛其露
而在草需有雲而上天先是司射謹官梓人庀具飾虎
進侯張狸設步上幹下幹之交維三乏三正之並樹排
崇旌以虹拖畫廣棚而雲布并夾並儲決拾相旅戎物
孔揚戎儀用光剡矢薦于夏箴彫弓出于扶桑彩五施
而列暈歌九節而升堂萬乘來御羣心樂康弦隨月上
弓與天張姬周則多材之主湯乙乃甚武之王有翼有

嚴不難不疎舍拔則拱應弦而中主皮劃其已徹勁羽
飲而猶動駭跋烏于日域震封狼于星塚彼藝有六徒
得乎刻注參連我善兼五不專乎興舞和頌掩前辟以
擅名表上天之錫勇于皇襟兄悅協氣雲蒸少府之
賜錢流地庖人之割肉如陵示慈則折節加俎式宴則
鼓瑟吹笙軒霞蕃后磐石宗英美發的之希代咸奉觴
而造庭似雝澤之翔振鷺若辰居之環列星原夫射之
為義是謂觀禮外則審固而正躬內則雍容而繹志支

左訕右之能項發口縱之異或合宴序賓或算多與祭
公用隼而射墉觀如牆而揚觶中則得為諸侯爭有似
乎君子然特人臣之善容未識我皇之射意若夫修五
常為弓矯百度為矢總黎獻以樹的罄綿區而除位參
天地之控引順陰陽而張弛一發則英雄在數虛撫則
蠻夷斷臂豈徒鵠為小鳥取難中之名騶曰仁獸樂庶
官之備而已哉是日太師閱樂酒正徹觴辰旋回指歸
于未央

上苑牡丹賦

并序 案賦係天聖七年
初為國子監直講時上

臣聞天以蓋高為質不待言以達意物以非常為感不
擇物而效瑞故日月得之為見象草木得之為鴻英堯
則萇草蒔陸陞漢則玉芝秀池雷桃夭吳室家之盛蓼
蕭著王澤之廣託寓雖細貺施甚明聖上即位之七年
春三月內苑出牡丹三種特異常卉其一雙頭并幹其
二千葉一房其三二花攢萼附足甚大葩色正紅蓋上
帝博臨之都休精回復之地襲百昌以挺出震殊應而

沓臻聖上昊茲嘉生載延睿賞有詔侍從咸俾陳篇良
以天瑞來皇襟豫物宜遂頌聲作其崇丘行葦之比乎
都荔桂華之儔乎下臣無庸竊耳嘉致飾是蹈舞永為
文詞不敢預枚臯之倫庶將備道人之採賦曰

夫何牡丹之挺育冠羣葩以擅奇歷上古而隱景逮中
世而揚蕤桐君之錄分曾莫余毒謝客之詠分益殊爾
知有隋種藝之書疎略而未載子華繪素之筆彷彿而
傳疑蓋神明其德故隱顯從時昔也始來由皇唐之綴

賞今而薦瑞篸我宋之重熙徒觀夫強幹深根交柯委
質賦理內滋夸容橫出材無用兮不取美于匠日子非
甘兮不見傷于口實懷香馥郁結蔭葱密讓衆卉之先
榮燦靈華而後出鮮苞星布丹艷霞蔚雜雙行之重錦
銜已文之兩黻挹仙掌之承露遡咸池之浴日莫不玩
之者怡神攬之者蠲疾彼芍藥萱草之凡材穠李標梅
之俗物杜若騷人蘭香燕姑曾不得齒其徒隸况與之
論其甲乙哉于是圭莖密清瑞殖欣榮翠華雷豫清蹕

天行眷大造之脗合慶神物之財成粵雙附之特異與
合幹而同名為貴于多何如千葉莫斯為盛誰比三英
信夫顧神縣以隕社更珍坤而炳靈匪一花之取貴蓋
萬物之厚生于是宸矚灑然羣心樂只詔從素以均賞
肆詩風而飾喜且其鋪觀往圖各祛茂社胡不出于下
土而出乎京師胡不萃于異品而鍾乎花卉臣愚不識
請占之天意若曰雙頭者兩宮之應同德之象馨香升
聞億兆攸仰千葉者卜年之數永命所基宜爾子孫以

大本支三花者品物盛多黎庶蕃庶德宇宏被恩腴周
晉有一于此尚可啗不應奮終古況凝層昊之協氣萃
上林之敏樹重葩疊葉凝丹絢素適顯若之龍顏閭娑
然之鳳羽亦由芝房之唱升漢之郊廟桃花之行著唐
之樂府上方執冲德合鴻猷特以人瑞為應不以物瑞
為尤則是花也聊可玩于耳目故雖休而勿休

皇太后躬謁清廟賦

并表 樂仁宗本紀謁廟
時初直史館在明道二年

臣某言伏以邁迨孝者雅人歌其匪棘能事神者書筭

美其多材況祇款廟祧哀對宗禰宣治馨而有飮恍愧
嘆以如聞從昔所難乃今具舉恭惟皇太后陛下至仁
兼愛柔道體元保育長君就成聖德出入一紀鞏固萬
樞黎苗偃化則澤從雲游殊鄰結好則倚若天等三光
儲發斂之度百物遂零茂之宜且念措多方之治平皆
真考之遺法成功不薦審訓謂何亟詔攸司屬圖新禮
躬按天飛之馭並會月游之度萬羽蹈揚禕章參亞逮
晏朝而已事因列聖以居歆薰然至和入金匏而成象

錫之多福塞穹壤以無垠臣屬在陪祠職當汗簡輕率
斐狂之思少裨舞歎之餘敢露懽悰自忘樸學謹夙夜
齋戒撰成皇太后躬謁清廟賦一首干瀆宸覽

聞夫祀以息民王假有廟昔人美而稱之殊不知衆盛
之香所恃者昭德祝史之薦不愧者信辭濟濟非盡志
之貌翼翼為多福之基然未有被精意燁鴻儀仰瞻丹
楹則裕而後獻俯奠嘉玉則告而不祈非聖后之有作
時能出千古而豐規哉於皇齊聖紹天葆命佑育我

長君財成我庶政十有一年綿區底定且曰予惟膺真
廟之託耿列聖之光投艱夙夜罔或怠違幸三邊無誰
何之警萬物躋仁壽之場若使成功不告則春秋祇事
無以奉承審訓而享我先王丕顯明辟孝愛兼極將順
德音爰告方國列保蔭于親慈諗勤勞于聖職粵若朝
多吉士位靡瘝官乃承乃弼為屏為翰薪有芄棫河無
伐檀此則聖后備陶姚則哲之難也清問下民哀矜庶
獄興列化條恢疏綱目杜其牙角保我墉屋此則聖后

有成康措刑之速也每歲命使繼好龍虔轡輶相銜厥
角相平罔投以餌罔繫以纓此則聖后保漢宣撫和之
盟也能仁精廬聖仙福地有種于祠有歆于類莫不發
少府之藏賁萬楹之麗此則聖后奉唐家戒禧之至也
恭則易優儉斯少欲金玉不釐于上方之器纂組不麗
于三宮之服別苑無從禽離宮無改築此則聖后守黃
老清靜之躅也至于熙百志又萬樞粹與天謀沖與道
俱朝未昕而晰燎夜已乙而觀書尚且勤勞勵翼輯闕

哀而按羅圖是以長樂之記彤管之史休功懿績紛綸
填委雖巧勞與智憂邈無階而勝紀是宜格祖謝成有
齋恤祀答在天之丕覆擁如山之祕祉于是方岳投頌
臣鄰肆儀增蔽旒于法冕加緡采于褱衣皆宸心之參
定掩前聖之未思乃以仲春吉日曳九旗參六螭雲罕
前導王軼下馳羲和掃霞以登照雨師沈景而藏霏攸
徂之民注耳傾目者以萬計惟恐屬車之行遲寶輅徐
動雲簾四垂翟茀駟乘次于雞翹之省莫不穆穆肅肅

按周道而翳華芝有恤閼宮光昭帝容百工如繡廣樂
成宮咀芝英以自潔秉葵首而有融鸞刀驕然刑麗牲
以升几玉瓚觶洎湛明水而函空邊豆惟旅劔芼相從
徧七室以沃灌罄一德而虔恭星妃備亞獻之列月后
謹三酌之容二告交答萬祥來同然而歸蕃釐于嗣帝
讓懿鑠乎祖宗是以祕祝私請無一當于聖躬寧不謂
慮危以安保盈以冲雖古之任姒馬鄧區區述美曾不
足踵武而齊風樂閼禮成回輿而歸天子乃肇率籲之

固請建丕稱而揚徽拜奉瓊冊內薦椒闈上公旋節以
焜照羣臣冠劍而陸離遂鴻名于茂實儼天極之巍巍
已事而詔曰我之此行務達至誠不豐于昵不有其名
惟齋心以交肸鬻惟合漠以侑神明然重勞百執之庀
事聊第賜于公卿若夫策勲舍爵茲事體大則侯夫皇
帝之躬耕

右史院蒲桃賦

有序

癸酉之仲夏予受詔修書寓于右史院紬繹多暇裴回

堂除有蒲桃一本延蔓踈瘠垂實甚寡予且玩且惜以
為省戶凝切禁廷敞閒人不天摧禽不栖喙與平原槁
壤有間匪灌藂宿莽所干而條悴葉芸不為時珍何耶
得非地以所宜為安根以屢徙為危封殖浸灌信矣非
願因為小賦代其臆對云

昔炎漢之遣使道西域而始通得蒲桃之異種偕苜蓿
以來東矜所從以至遠遂徧植乎離宮去葱雪之寒鄉
託崑崙之福地並萬寶以均載歷千古而舒料玩之可

使躅頰食之足以平志不由甘而取壞迺因少而獲貴
鄙袖包之輕倪賤蔗境之塵滓粵何人斯殖我于茲託
深巖之祕署切轆轤之文棖培孤莖以膏壤引柔蔓乎
標枝泉石渠以蒙浸露金莖而泣滋布涼影于月宮獵
重葩于禁颺蔽周廬之岑寂隱肅唱而逶遲彼得地而
逢辰宜欣欣以茂遂奚敷華而委質反慘慘而茲瘁乏
磊砢于當年讓紛華于此世是必野荻非層掖之玩菲
實異太官之味困枳橘之屢遷嘆匏瓜之徒繫亦猶鬱

柳有性不願栢棧之華海鳥取容非榮觴酒之饋胡不
放之巖際歸之壠陰上敷榮于樛木外結庇于緇林蒙
煙沐霧跨野彌岑豐茸大德之谷栖息無機之禽保深
根以庇本誠繁實之披心窮天年以善育奚斤斧之可
尋辭曰階藥街華堂萱爭麗枝以萬年為名木以五衢
稱瑞是皆託中涓以進藝荷鈎盾之為地結實心以自
如非孤生之所冀

景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景文集卷二

宋 宋祁 撰

賦

古瓦硯賦

有知己者貺予以古瓦硯一枚溫潤可嘉寶玩無斁感
物銘惠因為賦之其詞曰

粵有雅器以硯為諡本甌瓦之微物荷坯陶之洪施嗟

興廢之靡常念終始而殊致昔何為而湮沒今何為而
見異得非大厦雲構飛甍山峙凌霧概日橫鄧蔽里宮
窈窕而相屬闕觚稜而叢倚敞金谷之為樓會叢臺而
成市莫不狀翠鱗而隱軫浮青煙而旖旎陽烏結阿以
上承玉女飛牕而下視忽代往而棟撓俄人非而室燬
遇昆陽之飛屋逢霍家之徹第化魏宮之鷺翼災伯梁
之魚尾於是星墜冰散光沈物遷狼籍舊園沉埋野田
失蚪檐之瑞色掩銅甍之餘鮮朽壤晦兮何日縹苔封

今幾年或深耕而出壟或被發而當阡詎毀方之可冀
甘勝注之長捐何智者之胥會爛奇姿之下顛感無情
之舊物將有用于羣賢爰究爰度載磨載鐫因其窳以為
受即其陋而成妍我質具矣幽光粲然純漆倖黑潤珉
訂堅謝泥塗之幽處升文史之長筵或兔穎而前試或
雞距而相鮮荷提攜于手澤涵文飾于言泉若乃尼父
作經太沖能賦伯英臨池王充置柱君苗未之焚棄范
喬見而悲撫雖寶肆之非齒幸哲人之攸御摩頂至踵

兮墨之徒將效勤于斯語

臥廬悲秋賦

澤國秋早霄垠夜涼孤雲度隴流水周堂榆兼柳以同
晚李與桃而代僵初收白羽尚展流黃城上星殘烏八
九而生子林間露滴鵲十五以成行有客伊何于茲戾
止左思洛中之僖父蕭育杜陵之男子濫逕幕廷寧磨
梢鼻昧狗曲之禮歌陋雞棲之車柅結課歲殿勞形日
悴銜箋數以未容給侏儒而幾死江淹本恨宋玉多悲

撫彫年之易晚嗟芳物之行衰箕風械以生宇娥月皓
而侵帷寥寥鴈引嚙嚙蟬嘶壯士抱翻車之嘆長年有
落木之悲況乃軟掌孤官棲遲下館市門逞誚於刺繡
冰氏見排于挾炭根同江北之移病比漳濱之竄惛惛
臂肉已先家令之銷種種顛毛弗翅齊人之短感鸚鵡
之妬芳懟鷓鴣之申旦本無情于時遇誤策名于王府
謝胥臣之多聞有倪寬之懦武感慨中發驅馳自許凝
絳采于蔽翳戛正聲于韶濩均挫鉤之重輕督絲繩之

規矩暴皜皜于秋陽抗喈喈于風雨顧有志于佐時惜
無津而事主令伯之內轉難期盛憲之多憂有素翫瑤
草之變衰恐娥眉之遲暮豈知孤臣弔影客子迴腸心
隨波蕩愁並斛量數日惡生感離情于太傅二毛颯變
動歸興于中郎織素非五大之速舒喙無三尺之長願寫
情而復獲徒掩袂而浪浪

感交賦

并序 案賦係真宗天
禧四年祁在安陸時作

夫浚井冽泉物之利也甘至而先竭芳膏煎蘭用之美

也明極而自銷信哉是言吾見于太原王生矣生名賀
字贊堯其先太原人也襟度冲粹風規凝簡左右就養
慕嬰戲以爲娛卓犖觀書耽章雕而習巧學殖滋大聲
譽駛馳由是四充賦于賓賢一奏御于宸覽引商之曲
始寡和而攸稱躍冶之金終不祥而見棄而君曾靡屑
慮噴無尤言仁不中而反求氣至剛而無害怡處宮畝
坐進道腴既閑且馳水曲之鑿有節不怨勝己嵇山之
箭乃深天禧元祀予以父怙纏悲窮閭削迹企人室而

孔邇卜親鄰而有初而君不我遐遺惠然肯顧切偲之
義彌篤簪盍之情在茲乃至劇切藝文推明友契分山
霧之餘潤襲臯蘭之一薰恩斯勤斯或推或輓俾憇煩
之有賴非哲又而疇依而君姿質素羸少小多病過鄭
吟之三歲甚漳臥之十旬越明年春食劑愆和豎膏滿
疾重繭下冰而已甚邪風造熱而迭攻六氣之沴交臻
九折之醫靡效革帶移眼悵仙骨之悒悒葆髮悲秋悵
餘陰之奄奄一日予往候其疾生舉手而言曰吾殆將

死矣胃臆結轡血氣周憤楚魂外散蜀肺中焦自茲恐
不得復見因泣下數行夏四月卒年三十有七行路興
歎朋遊隕泣齋志沒地馮生之恨何窮積憂傷人盛憲
之年不永直念古者異世同悲謹按君雅行素隆華胄
相繼高節應世暴秋陽而不渝奧思際天恥鞶帨而增
飾雅善談理素樂名教執雕虎之疏賤未嘗動心視龍
斷之富貴介然不屈加以累世清白四壁徒立北堂垂
喜懼之歲東陂乏膏腴之產而君夷險一致欣然忘貧

范雲之室無姬姜令伯之晚有兒息逮夫議園失利綿
廂相乘霞朝霧夕之沈歎范雪臺風之悵別醒憂游委
疆壽弗延恍兮鬼伯之來催偃然石室而長寢美志弗
遂永懷李廣之數奇遺文頗多當類偉長之不朽人之
云謝今也其亡先是君娶范氏末年生子未百日而君
沒范既早寡擁樹而歸庚申歲予南涉大江戾止斯郡
訪君之孫己三歲矣天骨特異童游不雜諒夫善慶之
所積宜其孝謹之不衰貌是若人庶乎必復墓木將拱

州來之歎曷勝青簡尚新秣陵之言永已追為此賦式
用寄懷敢同劉峻之廣交聊代山陽之感舊收紙長想
屬思不文其詞曰

惟天地之肖貌鍾象數之最靈幹五行而宅秀攬萬物
以儲精粵亨會之昭合倬思皇而挺生聯秀驥以服輶
造儀鳳而舞庭藹媚天之吉士煥入彀之羣英嗟若人
之間傑何邁時之熙盛襲淮水以啟胄追汾陽而薄景
統三變之至道凝四端之粹性貌莪莪而突弁衣襜褕

而方領馳妙譽于邱嫂掩多奇于汝潁出乎類以拔萃
砥其言而勵行軼士林以橫步邈霄塗而高騁直協華
之啟旦頒深詔而求治鬻公車以千數集橋門而萬計
莪菁菁而載育新翹翹而咸刈革呦呦而鹿食場皎皎
而駒至彼君子之修業奉袞舉而論藝馳一封之漢車
冠百朋之周士紛采采之雪裳謫諂諂之帷被家抱玉
以相矜言盈庭而可畏獨夫子之卓爾憤愚儒之翕訾
決辯濤以四出軒意霞而中起盤百鈎而不踬投千牛

而彌銳羣心惕以解體衆口吐而瞠視將一鼓以作氣
以十手之所指蹇登薦于王府羣萬有而來洎混如涇
渭之合雜若蜩螳之沸或臘彈以勤請或金膏而將意
惟夫子之介然謂衆謀之非趨含清唱而靡應據中道
而不倚惡登墻而棲處恥畫墁而食志苟爾功之可圖
非吾人之所履企造天之華闕爰奏技于嚴宸皇不察
予之中誠汨旅退于下陳無左右以為助雖隨和而孰
珍虎當關而逐逐犬迎吠而狺狺斂高足於要津反初

服于私門宮一畝以卻掃案三杯而食貧雖埋照于流
俗愈抗情于曩真庶桑榆之可收奚嗜慾之足馴咨余
生之叢芮昧賢達之高致屬詎創以集蓼委頽齡而歸
里聲不高于鄉品志方謀于遯尾何夫君之淵識外當
世之流議續伐木之高矩締忘言之密契始告導于忠
善終博約于文禮義益高而薄雲言志美而成市霜雪
零而彌凋風雨晦而不已尋越盟於戴笠泛牙絃于流
水我有實而子採爾有規而吾佩期左提以右挈俾盡

善而又美優聖域以襪裳賓帝門而結軌愍人生之多
故撫物化之靡常何夫子之稟質鬱中乾而外彊廣十
旬而寢疾偃四支而在牀餌惡石以無徵指餘陰而激
揚烏發識以入室豎興妖而在育眷壽母之垂老撫孤
孩而增傷心念後而惴惴淚垂睫而浪浪啟手足以自
顧何命促而意長慨朝露之溘至入脩夜之不暘嗟天
理之繚然云禍盈而佑吉監至高而在下網雖疎而實
密何夫君之重道遭六極而生疾收華藻於中春頓遐

蹤于逐日昔二人之同心今一臂而相失望森森之美
積歎蕭蕭之遙阡豈死者之可作徒興歎於九原脫亭
皋之珍木淡隴首之長烟日西匿以風戾鴈南翔而露
圓仰泰素之收神哀拱木而斂魂瀝酒綿之薄奠撫墳
草之陳根舊館閱以無覩遺書散而罕存投空文以長
想盡萬代其何言

送將歸賦

錢秘閣
李運臺

湖長波之齋渚面層巘之嶽崎逗商飈之迅籟上岵日

之浮暉問駕言其焉往賤我友兮川湄閔征夫之云邁
值彫年之行晏花戢芬以去條葉扶槁而遘幹氛曛曛
其旣興露漙漙而復泣切寒蛸之暝唱驚離鷗之晨轉
蹇祇役以偕歡差感物而逢歡于是行子輟艫居人停
轡瑤軫徐泛金壘參洎判一笑于聯坐結兩感于殊里
矧民生與代故常回次而交戾譬持筵以偶楹寧有望
於如志甫論咫以希泰俄較尋而得否否老超境以逐壯
憂涉域而追喜苟外物之迭攻歸吾衰其焉避執子祛

以遽延耿予懷之淹邨越層澁以斜趨薄深林而戰慄
虎號羣以擇肉蛟流涎以尸室美哲人之蒙險方愛主
而委質視呂梁其安流蹈太行猶通術亟之帝兮樂胥
保玉體而逢吉

歲云秋賦

予所悲兮胡獨悲此凜秋時荏苒以就頽兮年崢嶸而
行休邈西顙之突遼兮噫長風之颼颼視天根之焞焞
兮湛寒潭之漚漚露既肅其早淒兮霜又申以凝冷號

陰蟲之夕韻兮流腐燐之宵景病晚馥於菊涯兮委孤
秀于蘭町矧梧楸之脆根兮與蒲柳之殘境槭芸黃以
一概兮攪吾懷之耿耿懷耿耿其可奈兮駭山西之日
薄無翻車之趨壯兮氣黯黯而逾索憑八垠以舒眺兮
嗟萬彙之摧斥意忽忽為慘端兮襟浪浪為愁宅苟流
節之不停兮我安得美好之如昨丹去顏以既易兮縞
尋領而胡亟世無媒以求援兮言愈勤而理隔憚信誓
之未同兮不察吾之中誠歡期變以遷次兮涕泣焉其

流纓離鴻翹其高飛兮羈獸駭而長鳴視河漢之傾軫
兮突浮雲而繁興觸羣媚以自持兮恐容華之坐零雖
坐零其胡卹兮歲實為之遲暮秉直質以偶俗兮如望
朔而趨楚挾蕙茝之神奇兮固蒿藟之遄沮竭來兮守
故居姑彷徨而容與

窮愁賦

粵余生之不造兮獨遭命之險艱竄衡閭而伏處兮撫
隆墀而永嘆哀靈根之早逝兮駭危喘之將殘收離散

之餘魄兮倏崢嶸之暮年骨久病而支離兮步數蹇而
蹢躅謝掩鼻而愈濁兮蜀肺焦而益煩紛種髮而弗理
兮叢黃馘而鮮歡據惠梧而夕暝兮頤侯釜而朝食衣
適館而既敝兮屢履霜而又穿欲正冠而巾析兮乍儻
腰而帶寬身繫匏而待食兮心溺灰而未燃酒有子淵
之菴餽無考父之醴乞墻間而不足兮病河上而相憐
魚躍躍以游釜兮雀啾啾而在門朋簪日以益衰兮暮
強邈而罕存候羲馭以盆覆兮俟江波而轍乾出昭悵

以自失兮入齎咨以含酸乏載車之顧騷兮整使鬼之

跼錢啓勞府以深憚兮知茲路之良艱被珍髻

他計切

以

鬻戎兮肅南轅而淒燕揆

苦入反

膠柱以鳴瑟兮逆上坂

而走丸安鑿衲於齟齬兮屈杞柳於杯圈株有免而猶

待兮木無魚而必緣攫宋苗以望歲兮張越射而仰天

用干將而補履兮采明珠而升山求蘭雲于絆驥兮責

重繭于紅鷺顧物理之必殆兮信余謀之所憊胡掘屈

而就直兮曷抱方而遜圓譬秀木之必伐兮若芳膏之

自煎道與藝而交喪兮諒何往而弗捐慨周道之至廣
兮抱寘懷而靡釋追憤憤於韓子兮嗣七哀於魏植淪
幽憂于莊篇兮委牢愁于漢冊笑一握而非樂兮腸九
回而皆極甑既破而誰顧兮并未繡而可惻悞既往之
遺謂兮收方來之茂績願荷戈而為戍兮抗戎索之遐
封值占雲之入貢兮方鑄戟而務農願貨殖而為商兮
策鮮怒而流遁嗟漢律之排賈音古兮始抑末而返本願
揉耒以歸耕兮輸春祝于民曹吁四體之不勤兮靡服

昏而作勞願執藝而為工兮備成器于元后顧百工之
皆良兮懼代斲而傷手願退處于巖穴兮與賓客而高
謝屬君子之正位兮方小人之在野願沉浮於閭里兮
楊聲詩而達志遭天下之有道兮故庶人之不議攷所
願之皆違兮豈背時而為累稟有餘之潘拙兮抱不足
之臧智委炎隆而弗附兮甘沉冥而自已羌倒行而良
背兮宜浮屏而遠棄據疾黎之困處兮羞侏儒之飽死
入坎窞以掀淖兮辱泥塗而攘臂達于山而生悲兮值

楊朱而收淚憤懷玉以握瑜兮嘉佩蘭而襲芷懼衆狙
之怒目兮混羣駘而垂耳豈李廣之數奇兮將孟軻之
迂事發素蘊以周咨兮俟見伸於知己苟戶塞而不聞
兮信吾衰之久矣亂曰一瓢之空吾未知其窮兮萬錢
之豐吾不謂之通兮濯我之纓既遭時之清兮整我之
冠以待人之彈兮

傷賢賦

并序

為先友公孫子正作也蓋子正官於太學八年與予嘗

僚者二歲觀其為人事親孝與士信深中夷澹毅然持
正陽休德輝見于顏間難進而易其祿急病而後於已
親之無令色遠之無裏言都中士大夫走高門趨下陳
無寒暑之避與槐柳皆列者蕩以成俗而子正為禮侯
官長初無造詣居常著書尤邃禮學然而好深沉之思
神期數千載間屬文而辭邇雅臨帖而書臻妙予嘗謂
子正加於人一等矣無鬼責無人非大易之懿文德洪
範之考終命宜其享之而祿不過上農位不登寧定粟

焉早世命也奈何矧無兒應門有女未傅斯亦生民之
大窮者歟予辱于締交託在奔走出均轡組宴銜杯酒
信誓旦旦要之白首今又弱一箇焉死生交情俯仰陳
迹向之歡緒今成悲端嗚呼天非裨竈之知輔仁罔驗
命為鬼伯之促齎恨何窮追為助紓之詞以代焚芝之
感

天生若人好是懿德左佩規而右矩前陳繩而後墨鑒
玉水以論方殫翠毛而取飾席至珍之百汰阻永味乎

千蹠時固蒂于文林健洪樞于聖域澡重氣之耳目棲
灝氣乎胃臆邁帝華之顯時與多士而來思掩輝山以
待價頓宏羅而見羈士惟君養爵乃吾縻敏以越砥御
以新羈入胄筵而鳴鼓退私室而垂帷或東觀以讎籍
或平臺而見師或連蜷第賦或競病論詩包左氏之富
艷無枚舉之詆欺有冽匪泉有直伊始蹇不撓於亮節
遂無言于膺仕不諂笑以在畦不處嫌而納履年四十
而介然食九人而近止彼君子之知命方無愠而無喜

誤葉縣之好龍歎山梁之拱雉天難譴斯皇肯照微如
何不淑邦哲其萎竭靈濤于驚壑傾怒翼於鵬池况復
顏徒非壽伯道無兒未嫁兮左思之女獨拜兮任咸之
妻使積善之無報信至神之我欺悽悽長草寥寥露晞
熏蒿掩乎野土神明濟乎天陸對秣陵之舊簡乏南楚
之招辭慟寢門而投賦彼厚窆兮何知

憫獨賦

憫前人之抗志兮雖有適而遂迷恃我醒于昏醉兮矜

獨是于衆非吾固知喬木不得林兮孤音鮮與之諧特
立廢于曹蹠兮一妍掩于萬姪舉吾黨以同寐兮挈予
覺其何之越家祝而訶冕兮裸尸程而哂衣奮單辭以
正議兮安足救輿談之參差發介瞭之精覽兮何預羣
蒙之悵僖屈自高以赴淵兮夷已信而馘薇波瀆流而
無益兮反蒙歡而被訾兮吾有道于此兮請質古而瑩
疑狂者以不狂為狂兮飲泉流而後宜非聖者以聖為
非兮均獵較而免譏挂爾方而殺廉兮常偶欣而儷悲

保獨行以中晦兮庶明哲而為期

詆仙賦

并序 案祁出知
壽州在慶歷元年

予既守壽春覽郡圖得八公山故老爭言山上有車轍
馬跡是淮南王上賓之遺耕者往往得金云丹砂所化
可以療病因取班固書葛洪神仙二傳合而質之嗟乎
人之好奇而不責實也尚矣而洪又非愚無知者猶憑
浮證偽況鄙人委巷語耶作詆仙賦

憫茲俗之鮮知兮徇悠悠之妄陳常章奇以合怪兮欲

矜已以自神操百世之實亡兮唱千齡之偽存彼淮南
之有子兮固殊死而殞身緣內篇之玉誕兮眩南公之
多聞謂八人者語王兮歷倒影而上賓餌玉七之神藥
託此軀乎霄晨王負驕而弗度兮又見謫于列真雖長
年之彌億兮屏帑偃而愈愆葛傳云仙伯主者劉安不
恭乃謫守郡都廁後為散
仙蹇斯事之吾欺兮聊反復乎遺言號聖仙之靈票兮
宜常監德而輔仁不足察王之倨貴兮遽引內于天門
已乃悟其非是兮胡為賞罰之紛紜寧仙者之回惑兮

無以異乎常人國為墟而嗣絕兮載遺惡而不泯故里
盛傳其遺金兮證碣石之餘痕武安隱語而前死兮更
生偽鑄以續論彼逞詐以罔時兮宜自警於斯文

石楠樹賦

并序 案本傳祁于天聖二年釋褐
為復州軍事推官賦當屬此時作

予嘗被臺檄北走襄漢襄漢間家樹石楠為園池之玩
樹率高不過二三大柯葉婆娑如帷蓋然惜其上國之
遠不能移植竊用賦之以竢知己者

彼美嘉木生乎漢濱鑠純粹於天極稟蕃殖於媪神士

雨流液重雲輸津結深根乎奧壤奮秀體于熙春爾其
阿那扶疎岩亭蔥翠枝相交葉相值不扶自直拔乎其
萃翠帽森覆仙幢凝峙秀金枝之未然障青綾而半倚
長煙夜淒零露晨委激雄風而裊莖沸蒙泉而漱趾荷
亭育之大德全婆婆之生意乃有仲長廣宅庾信小園
共忘樊柳咸嗤樹萱悅吾材之特異掩羣卉以收妍乃
培乃埴載育載蕃高臨反宇近映開軒均長松之受命
等穠李之無言黝黝幄密童童蓋圓非同江北之枳化

不愧東家之樹完至如合璧早紅上弦晚白送密影于
瑣牕薦翠霏于瑤席帶寒蛸之嘶喝映翠禽之格磔王
孫感芳草之思中婦休流黃之織拾藥未暇攀條更惜
如為兩樹認若箇于韓憑脫致一枝當贈行于越國故
其為世愛玩受天和煦條枚黛滋跼萼星布不戕杯圈
不矢斤釜嬌庶子之春華同韓宣之嘉樹不生於窮谷
畏七年而未知不生於少原嗟錯薪之亂楚幸得謚于
芳林獲庇根于中土嗟上國之絕遠憫孤生之薄祐六

枳維乎萬國三槐配于上公御史著中臺之柏大夫紀
東岳之松顧弱質之雖陋冀賞心之一逢託陵阿之善養
丐根柢之先容苟君子今不顧將老棄於山中

酈潭秋菊賦

采采佳菊生潭之湄託厚土之善養亦纖植之所宜之
彊幹之為衛保深根以自持苒苒蕃葉纖纖縹致歷青
春以戢景觸素秋而揚蕤觀其密蔕攢敷圓房四附英
披夕風蒂裊朝露揮碎金以炫條揉寶釘而綴縷燦兮

萃林苑之螢焰煒兮舒夜池之鵲羽沿綠煙內散菱霜
渚抱酷郁之幽香撫變衰之平楚竊同蘭草無人而自
芳幸比豕苓得詩而為主于是俞跗之徒居多暇日心
玩其華手擷其實紬太清之祕方咨鄴川之茂質乃可
以輕身益氣可以延期蠲疾雖甘苦之種有二精盈之
名不一而胡公餌焉享曼壽之永鍾繇奉焉助養生之
術淵明垂賞於佳色之辰長房見佩於登高之日誠仙
真之所玩匪吾人之輕悉也若乃宗臣名世駿嶽儲休

君託股肱之體天與忠孝之侯惟載育之在旦藹祝延
以相求矧靈卉之可嘉助永年而是道匪蕙車之興謗
越萱背而忘憂幸春期之可續庶樂園其長遊

零雨被秋草賦

送刀繹從事寧青城

撫萬化之曄曄兮憑八極而延佇既悲秋之變衰兮復
迨天之陰雨溯間關之長道攬沅瀟之平楚于時際海
龍日窮天寫霧雲引暝以夕屯風含悽而曉赴乍滅岫
以亡巒或蔽林而失樹陂漫漫以蒙紫川汪汪而蕩素

然後散漫虛落空濛阡陌慘江離之馥銷泣疎麻之寒
滴紛灌莽以蔽虧邈亭皋而舒直荆榛塞望蘭茝無色
水寂寥以收潦壤塗泥而反宅坐百感之外至注一情
而中惻爾乃客子被酒投袂四顧畏簡書之期會問征
夫以前路雙鳧之舄兮有容一鹿之車兮在御結斗城
之深戀捐鉤梯以徑度周道倭遲我心西悲種層陰以
慘切惜此會之騷離踐霖霖之有蕩憫柯葉之相違難
莫難于遠道樂莫樂于新知寧念東山有歎婦之句淮南

有王孫之詞

憐竹賦

并序 宋宋史庠罷參政出守揚州
邠亦出守青州在慶歷元年五月

始伯氏貳宰司慨甘泉坊韓王舊第居之庭階閒敞子
因種竹以為玩明年伯氏典維揚予守壽春憐竹方茂
而諉之後人其能嗣予好以封殖者耶作憐竹賦

惟茲竹之冉冉自林町而叢產偶拙者之移蒔丁故王
之間館塢陰淮以披豁野色悴而紛換辭墟落之曠處
佐堂除之近玩既根危以殖淺又氛冒而埃漫迫俗物

之等喧屈天標之蕭散余乃謹其培封中以闡護惡草
夷薙寒泉浸注晝熙熙以暴陽夕團團而沐露舒萌庇
本弭寒閑暑斂衰態以就悅擢新姿以違故于是蕭疎
檀栾數芳森萃謝叢筍之餘素懼圓筍之脩翠葉舒碧
以向榮澤浮紺以呈美祀月上而景還宇風來而籟至
常虛心以自得顧直質而少媚雖蒙幸于軒檻本無爭
于華蘼嘉逸民之有言非一日之可無于野情而偏愛
託此君以自娛顧泛梗之屢徙方去爾而索居感婢娟

之甫盛將披剪而為虞昔召公之至仁舍小棠而攸芟
公已去而民愛念蔽芾之勿伐余恤躬以僅免匪餘庇
之能列徒結尚而敦好怵後人之我替音職矧客士之疎
瘠且狡童之撞挹幸不矢於此生保歲晏之高節

感蚋螳賦并序

蚋螳寒蟬也孟秋乃鳴其聲繁亮怨切鳴中之尤悲者
凡物無意於感人而人有情於感物況僕長年少悰所
念非一壯與運頽衰將歲還撫時對物自然怊悵遂為

之賦

憺秋旻之孱寥眇羣物而流玩伊勝鳴之始來驚萬化
之方晏條含唱而叢咽俄曳音以凝曼本無意於感時
奚有牽於累歎諒細蟲之何知託生意乎鴻造披素殼
于壤間齎紺質于林杪內虛心以抱潔外華綬以自表
跼纖足以徐進整薄翼而輕矯引長喝于霞昏逗餘嘶
于月曉和別葉之翻翻雜離禽之叫叫彼張女之哀彈
與籠首之橫管恃破弦之往悲矜加孔之新嘒雖投節

以感慨猶假手以交讚顧寒蛸之清嘒非取矜于外街
其發無端其終無羨寫清腸以赴訴有自然之悽怨號
涼颼於天垂嘯委露於雲半矧吾人之云衰撫光景之
逌駛聆蕭瑟之實繁悵搖落之方豎掩歡緒以徧欣細
悲端以觸歎況日月其不待何功名之能冀一傾耳于
此時胡自聊於晏歲

僦驢賦

并序

予見京都俚人多僦驢自給驢之為物體么而足駛雖

窮閭隘路無不容焉當其捷徑疾驅雖堅車良馬或不能逮斯亦物之一能顧致遠必敗耳聊為賦云

伊驢之為畜兮本野人之所服之魁然之遠志常踈卑以蹈局卑靡靳於層房秣不煩乎豐粟匪任重以取材姑邀時而競逐其資易給其習易宜鷄小取適纓華弗施彼僦者之希直投人之乏以獻奇候其剋飲之節劫以鞭箠之威捨大道之平蕩抵邪徑之窮巖紛如鳥散駛若風馳顧叢軀之云陋謂高足之莫追歷委巷而矜伎

負宵人以奮姿苟跬步之速至趣要津以為期昧縣力
之將竭不數年而後衰晚華驥與大車皆銷鑿而肅軫
扶善馭以為範按中造而徐進伊良士之攬轡實志遐
而遠近彼汲汲於所求謂不悟而效敏忘百里之必蹶
尚長鳴以取雋昔漢靈之作駕貽史氏之深譏由稟生
之么麼非驂勒之常儀況夫錐刀課得畧刻爭機諒隘
途之坎窞方見閔于顛隳

景文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景文集卷三

宋 宋祁 撰

賦

豐宜日中賦

豐尚光大
宜照天下

豐大也貴夫擊蒙日實也盛乎居中攷卦體之至象配
陽精于上穹二體迭昌麗午躔而光大六爻俱盛協瑞
景以昭融聖人所以仰之如日受之以豐者也昔之作

易也妙探神幾冥符心匠離明乎下震動而上大道既
備微生斯暢由是因豐體之甚盛與日華之相尚必稱
其大取羣彙之勿憂必貴其中欲萬靈之咸向脗合精
義燦為烈光彼貫八象此臨萬方引繫表之幽奧對天
心之焜煌動且有明候允符於為市亨而可格位必契
於當王且夫時得其隆理據于會景鏘不震隱微何賴
是必取厥運行比夫光大故初九未至獲有尚之譽六
五既正受來章之泰見斗見沫二與三而迭凶其部其

家四及上而交害則知豐自不盛道乃致危日之不正
照或有遺故我包三極以備體婉萬景而不敬居幽者
各安其所晞光者罔失其宜觀象惟明式在無偏之際
玩占弗隱雅當必變之時是則豐協于日者見廣被之
勤日對于豐者有宣精之妙昭然物理煥焉典要我功
甚大不求餞谷之名我化既敷不取嶠夷之照用能義
周萬物明暨八埏辭存乎卦象昭乎天究神道以臨下
燄洪暉而在前用以致刑法平分於瑞采推而尚大符

表正于高躋王者所以丕建謀猷慎守宗社觀豐則澤
寢于無外宜日則明被於羣下因一卦之義焉見聖人
之道也

宥過無大賦

民罪之誤
無大宜宥

過無故作宥必有因非緩獄于中典蓋原情於庶民事
異刻深宜屈一成之法理當註誤率從三赦之仁於穆
聖皇撫寧四海慎上世之明罰清下民之多罪刑小必
重以其惡而怙終宥大必輕以其善而能改明德攸尚

深仁念茲義或出於彼失情非因於我欺雖深文之具
正在降等以行之慮有司之誤傳申恩必速顧智者之
一失屈法何疑且夫法以防奸過非有素儻議事之一
貫則淫刑之可懼在夫審克無爽哀矜合度賜練或失
可明郎吏之非書馬不全足驗侍臣之誤則知刑惟一
體事有萬殊蓋情之無狀者非民之失文之徒備者乃
法之事所宜慮萬方之有罪察一夫之嚮隅宥誠我出
過亦誰無比宣父之知仁必於其黨同漢文之贖罪豈

忍加誅噫欲正莫若去邪欲利莫先除害賴奸隱匿者
雖小吾不見其輕失辭無間者雖繁吾不見其大誠昭
察於政條乃兼該于理會脅從罔治但計惡于刑中非
意相干悉恕情于度外故得有宥在治不愠不知非厚
誣而專意成善貸以從宜事偶出於忘遺法誠可降義
稍干于深固罰亦無私异哉獄貴簡乎君情精究情不
踰矩政思從舊致斯民之不偷自哲王而獲宥

百獸率舞賦

和樂之極
生類馴感

物有異類天含至和嘉率獸之屬舞見大韶之可歌綏
之斯來化雄心于攢搏福而不懼蹈餘韻以婆娑稽古
有虞命夔典樂奮德輝之溥大鼓頌聲以優渥蠢爾羣
動居然後覺爾乃拊樂石之鎗鎗感毛羣之濯濯德音
是蹈非狼子之野心應節孔馴異羝羊之羸角始其笙
鏞序矣金石陳之律動風應音生氣隨蟠乎天地之大
滿乎坑谷之卑將萬物之共逐矧衆類之無知宜乎擾
我之原囿樂我之壤麓駟仁麟厚之儔或羣或友虎躍

熊經之態乍合乍離樂替協恭獸臣動色謂夫氣同者
易以化達類異者難乎情得何微畜以來擾實聖功之
偕極連軒奮至孰謂不知其音騰躍龍驤何煩請對以
臆則知樂之至也不在乎鏗鏘迭作在乎和鳴獸之來
也不以其羈縻終豢在乎厚生我將陳盛德于八變彼
乃弭雄姿於九成深爪作鱗似趨鳴簫之曲跋胡虺尾
如投桴石之聲嚮若五絃之曲未諧兩階之干非備專
撞鐘伐鼓之侈務張瑟鳴球之器流乎逸樂昧諸性類

則毅然狝勇或走險以深潛矍爾鹿起雖頓纓而莫致
聖人是以去樂之偽存樂之真音諧于德聲託于仁故
能化鑿鬻于不狘應蹈厲而來馴性不我違等淵魚之並
躍和匪外感叅儀鳳以同振不如是則安得標甚盛於
典墳貫太和于舒慘齊首瞪目之胥洎詭狀殊形之同
感儒有賦古之諷今願升聞于帝覽

好賢如緇衣賦

心好賢者
同彼詩詠

賢之可慕好莫如深仰宣聖之垂教譬緇衣而用心嚮

義無窮極高山之至願懷仁不已均適館之餘音前典
與稽後人是蹈伊吉士之咸在懋我心之匪傲將使動
必立誠久無易操謂疾惡之甚莫如卷伯之斷章謂樂
善之勤孰首鄭風之篤好可立非志可親匪賢在敷求
而顯若協詠歎以翹然嘉迪吉之時又冀龍光之日宣
獎以冥行同敞又改為之語樂其縻爵等還予授粲之
篇況夫百度交修器非可假九德並事任之或寡必在
推愛心以無倦倣長言而則寫藹藹胥洎美髦士之生

焉善善所欣繼國人之宜者异夫征吉之文存乎彙相
求之氣本于同因君子之樂善婉詩人之念功至誠前
定丕績有融側席諮謀美若上卿之服虚心與進愛同
一國之風彼羔裘素絲訂儉德之美于旌良馬諭樂告
之旨未若推善職之流詠為類能之至理我實念此賢
將在彼烝髦甚謹顧改造以相諧惠迪彌勤與申章而
酷似故王者因其教典列以民彝縻之我爵舉乎爾知
樂周國之多士法武公之采詩旌迺善人疇斯謀之允

濟俟夫來哲賦之席以攸宜則有運邁右文時丁作聖
育士類于至教本言章于遺詠願一附于芻蕘為之歌

鄭

志在春秋賦

宣父之志
因史成法

志假文表事由教宣攷彼信書之作明乎素王之權自
顯惟微舉二中而明歲因初正末包五始以承天當其
道闕東周化興尼父時不我用仁非爾輔由是約史法
於當世尊禮經于下古素蘊內發遺章遠取立誠不昧

方祖述于唐虞覃思無邪遂憲章于文武志者孰為聖
人之所之欲成功於撥亂非務麗于屬辭筆靡藏弃神
無越思隻字論褒與山龍而並貴一言示貶將斧鉞以
同施莫不昭列異同謹敷名器賢雖小不能遜其善惡
雖大無所容其偽動不遺策舉皆善類親則諱而賢則
諱互寫精衷聞異辭而見異辭迴分深意得非聖人之
道也達加乎民聖人之志也窮止乎身故我憫王政之
弗著抗策書而有論文豈虛設教將有因桓靡書王所

以謹明乎罰豹惟稱盜所以彰判乎人是則吾志所存
存乎三代之美吾志所極極乎萬物之理然建乃至道
即乎舊史赴告以之不失盟會為之成紀以宣盛德大
業以懼亂臣賊子稱族舍族見尊卑之不踰傳信傳疑
示質文之有體故得郊麟表應斗玉告成具四時而言
備大一統而化行外畧內詳游夏之辭莫措微顯志晦
隱桓之日咸明異哉肇述宏猷敷施大業既黜周而拒
亂終授劉而抗法宜乎繼志之文貫百王而不乏

上春釁龜賦

春序之月
先釁靈物

政有圖始天方發春薦幽血以升器釁大龜而用神割
以全牲表惟新而嗣歲授于太史將致用以前民丕訓
孔昭攸司慎舉周官則具載厥職呂令則叶言其序月
有履端為重我乃詔乎官占物有不褻為靈我用藏于
君所始也斗建寅次正符夏時事藏其舊謀詢乃疑發
居蔡以顯若取卦盍而奉之煥若塗丹布十朋之具體
滂焉流赭決三兆之靈姿然後舉滕籥以見珍總繹靈

而罔越死且不朽神無恐敬貴以天之神物謹以王之
正月苟玩占于象數式俾從長既取重于宗桃何傷祀
骨及夫占人獻兆蕪汙告虔視高惟謹食墨罔愆告我
猷而弗厭蔽朕志而為先寧不由乞靈肇祀謹始開年
率禮初升既措廟堂之上邦儀云展遂居庑實之前彼
宮室用成鼓鍾將震咸重其事必先其嚮未若我外列
邦貴中參寶鎮春者蠢其生矣冠四序以更端嚮者殺
而神之誅羣心而取信故王者習祥不爽納錫有經登

茲備物赫我至靈辰有主於勾芒舊章惟謹告不欺於
儻句穆卜攸寧士有洽見典彝博知名物惟布和之在
候俾乞靈而罔拂儻欲紬天下之幾微冀鄭詹之一拂

法施于民則祀賦

功被民譽
長享常祀

法本垂教祀惟報功仰茂績之顯著標祭典以欽崇大
德既昭勒廟彝而不可遺風可考歌飲食以無窮稽古
哲王詳明深志念先憲之丕冒思隆名而廣被由是尊
以法教陳于祀事經邦體國昔用之而有常邀福乞靈

今奉之而不墜蓋以德冠後世功施兆民風聲遂以遐
布禱祀從而不泯據洪閔于當來死宜廟食答大功于
既往凜若生人莫不彰叙洪猷協宣來譽此垂法也物
賴其賜彼崇祀也民將有助業成久大禮亦蕃庶棄為
稷而龍為社薦幣乃興湯以寬而周以文奉辭交著法
之備者名大祀之豐者日長奉我一德安爾萬方昔也
禮樂政教之道備今也玉帛犧牲之品詳所以軒祖至
誠民百年而胥畏重華盛德世千祀以彌昌且夫法之

不施雖威而曷仰祀之不永雖恭而孰享必在著厥話
言炳乎圖像立功立德固咸秩于禮經先聖先賢率來
思于大饗异夫法昭憲度祀載典常蓋名垂於身後非
政息於人亡比夫畢陶世衰潛起忽諸之嘆若教寡德
遽形餒而之傷是則惕厲永圖景鑠洪美奮名實于簡
策流馥香於簠簋諒非此族之名不在常祀

三王不相襲禮賦

功與時異
無襲於禮

王既殊號禮非一同念典章而革故因損益以殊風天

地人而異正繼昭大統忠實文而參尚各定元功至訓
攸聞前經可叙蓋以教逐民變禮沿世舉矧三代之攸
間匪一隅之所與前聖後聖采章由是而惟新彼時此
時名器從茲而異處是曰救弊非專改為昔異今教今
非昔時爾乃車輅更象旂常異儀萬邦為之承式百世
由茲可知驪翰駢牡迭舉常尊之制子丑寅朔平推相
勝之辭蓋由夫夏之道不可行商之時商之風不可易
周之治周安商教則偽而蕩商從夏俗則愚而肆必在

深察國體一新民志歸乎治而則同抗其同而乃異闇
朝陽之制祭不一其儀立坐酬而享尸各祇乃事豈不
以政必有敝起敝者賴乎聖謨道必有失正失者歸于
永圖此盛王所以斟酌大禮于焉散殊俾至治之我有
欲爭心之汝無時輟冕則異制立勲作之者聖松栢果
乃因宜建社無得而踰若然則揖讓干戈各歸乎允執
聲明文物安得而相襲視前跡以交勝表大勲之既集
亦由日移月運各異象而明生暑往寒來不同時而歲

立用能鴻名交至美化迭居湯纂禹緒周變商餘百王
仰止萬物依於鯨冥稷之恢祖功並隆苾祀夏濩武之
昭樂綴參美前書誠哉改作嗣興鼎新光啓儻膠柱于
舊典曷轉圜于治體三王之作也豈徒然哉君子謂之
知禮

鷺鳥不雙賦

雄鷺之極
無有比倫

鷺彼鷺鳥羽族之雄挺異稟而邈焉自處俯衆禽而莫
與爭功厲擊之羣豈顧連難之桀翔翺獨任寧虞六鷁

之風稽乃物情驗諸前志蓋內稟于介特實中存于猛
鷲所以擅美惟一爭先寡二殊姿鶚立詎知乎入不亂
行迅體鷹揚但見夫出乎其類志自我適衆徒爾為顧
絕倫而示乃非命匹以求之食鮮罕儔鄙燕燕于飛之
際翰奇寡和異嚶嚶求友之時質謝羣居心存霄極將
專累百之美以保獨清之德靜惟介立靡從舒鴈之行
動必雄飛安俟比鷯之翼少之為責疇敢以踰排天宇
以上出冠雲羅而德孤蔑飛鵑而在下視持鵠以如無

介處可徵方擅威于夏習羣翔莫得遂專制于霜誅不
如是則何以厲逸翮而遠圖據嘉名而奄有下韝而視
不留眴厲吻而擊無遺走雄姿絕俗殊雉雉之應媒隻
影戾天誚舞鸞之索偶嗟乎氣皆從類物必有倫何茲
禽之特異由至性以難馴雖同乎必慎其獨當恥乎比
之匪人臨敵有餘豈鳬趨之可逮干霄直上諒烏合以
無因別有繞樹可依捨榆而止雖攷類以各異顧呈材
而曷比未若我出叢萃而起尋夷一舉千里

王畿千里賦

畿制千里
尊大王國

王有一統人無異歸中四方而正位畫千里以為畿總
大衆之莫居式昭民極據方來而處要以重皇威二代
而還維周有制肇庶績以圖大廓多方而為衛作我上
國垂諸永世以為地非中夏無以示天子之常尊土不
一圻無以待諸侯之入計爾乃測圭於地攷極于天風
雨之所交者道里之必均焉郊野錯而回合鄉遂亘而
蟬聯溝封斯萬疆場且千差籍九畿定夫家于都鄙出

車萬來括賦入于原田是謂辨方且非期侈廓焉天府
之國魏乎王者之里爵祿命賜之供億朝覲會同之底
止不偏陋以取侮不誇矜而役美侔江海之重潤乃據
上游法日月之徑圓用張天紀且其蠻夷面內玉帛駸
奔內則百官承式外則四國于蕃化之遠者禮益廣居
之衆者務愈繁必在制廣輪于有截示極擎于羣元倍
十斗男大有由而御小任包旬稍卑不得以侔尊亦猶
天之高燾物而無外地之厚廣生而咸賴使高而可度

則寥廓何仰厚而易知則沈潛有害是用控天下以咸
又極宸居而稱大詩美四方之是則理乃同歸史稱後
世之無加事誠胥會美夫周原膺膺禹畫芒芒或處濬
為教或建瓴是防然皆按成事于神甸跡前謀于令王
所以漢相論都首識金城之廣召公相宅前知墨食之
祥洪惟我朝奄有方國託洪基于天地亘長藩于道德
所以申畫邦畿是用守之無極

龍杓賦

辨器為象
名有龍者

昔夏后氏之祭也制龍杓而用之爰有形于神物俾致
用于宗彝存身醢尊之中初蟠緝禮驪首陶匏之內遂
奮鴻儀懿夫義著禮經功參祀事蓋恭神而祈福乃觀
象而制器謂龍也冠四靈之首謂杓也統六樽之義奮
鱗昇几既三獻而有容弭首負樽俾萬靈之具醉蓋由
象著且異文為登祏室以獻狀湛醕醑而挺姿始訢躍
淵灩汗樽而俯映乍同銜燭焰明火以前施其用足徵
其儀不爽炳九采以入用先六瑚而列象寧虞探領儼

祝史以獻酬自契攀鱗對孝孫之俯仰則知龍者所以作
繪杓者于焉寓名匪徵奇于假象蓋絜意于精誠雄視為
鹽之虎俯連酌兕之觥暗想名雲蒙鬱香而宣氣潛疑窺
牖歷清廟以持盈外實而有文中虛而思受蜿蜒于鼎俎
之外夭矯于豆籩之首雞彝莫得以同列獸樽視之而何
有時乘斯驗固當神享之初勿用可知蓋在禮成之後且
夫起騰祭典攄變禮容將挹既清之酒用圖莫智之龍垂
名不俟於紀官司存盡在屢進何憂於過亢酌獻彌恭

夫如是則昭事上神外迎純嘏取鱗長以為飾配雲螭而存下是故觀其龍也則而象之用其杓焉禮無違者

琬圭賦

王賜之節
修德崇好

彼玉之貴待人而彰嘉琬圭之作瑞旌列辟以勤王使介奉承殺鋒芒而見美繅文升薦挺溫潤以含章古者利厥建侯寵其受賜琢茲鎮栗之質獎彼蕃宣之懿事備著于周官職兼存于漢紀秉為瑞節爰發采於帝庭奉作龍光自疑華于國器始也效珍美璞獻狀攸司圓

首露粹方形究奇信為寶之尤者非假人而用之申錫
以庸居有握瑜之美保持在德絕無磨玷之疑及夫臣
告成功君嘉茂烈則是圭也出國之府旌邦之傑外碌
碌以云堅內溫溫而表潔其致也行人達命邁刻虎以
為符其聘也大夫以時越騰龍而用節噫治德本乎無
怠講好在乎勤修爾功之昭則贈圭之重彼績不建則
貽玉之羞是以上無虛授下靡妄求初疑前詘之葵光
昭臣範終比不趨之玉茂對王休是知嘉乃愛民觀其

述職保邦則據以為重命事則陳而有翼什襲之緹是
奉何患越鄉五等之爵不踰蓋將比德和難者安能均
美判規者未必同功曷若我徽章所被禮典是崇蘊虹
采以自照貫天光而有融受事于朝式並舜頌之瑞永
孚于下本非周剪之桐美哉元后嚮明多方匪傲不愛
寶以酬德惟協邦而結好爾公爾侯宜念吾王之厚報

案此賦係明道元年召試學士
院所作祁即直史館凡東原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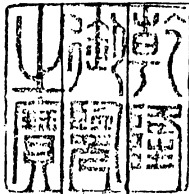
水洄成梁賦

先事成績
人則無患

水涸于澤梁成在川欲濟民而有要務底績以為先仰
視天根爰謹度材之始坦成周道居當病涉之前伊昔
哲王深圖能事謂土工不可不集故用于有節地險不
得不達故成于豫備國守舊章人資長利歲云暮矣弗
踰收潦之辰工則度之潛識造舟之地徒觀夫三農云
隙百穀既成天寥寥而雨畢波渺渺而川平由是鳩工
無慮為力有程一之二之日徒枉既飭三之四之日輿
梁悉營架濟壑以航聯遂知攸濟截重淵而虹度茂有

留行何則措事以時有動而無數均利于下未勞而成
績我乃攷時令之間月舉津塗之力役欲俾從橋乃安
之士惠爾肯來遇深則厲之徒昭然有適況夫關防者
何國蔑有啓閉者與時而新又焉得怠經始于餘力塵
方來于後人使馬蹏來足車停去輪是以第道未除單
襄有以垂其戒乘輿而濟子產不得稱其仁噫惟上所
以教民惟官所以垂則此不善用彼焉保力是用乘戒
寒之凋節煥濟川之丕式寧此夫營差詭計務懼服于

隨人獨權取財務誅求于漢國夫然則候人在境司空
視塗著以成法又夫永圖道路之行既遠風波之患終
無作者匪勞濟畢九州之險事方有備何存一日之虞
美夫時倣交修茂功無間據嗣歲以獻狀俾臨深而除
患敢告有司宜先時而物辨



景文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文集卷
四至
七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國均

欽定四庫全書

景文集卷四

宋 宋祁 撰

賦

日在北陸而藏冰賦

寒盛之月
藏著冰室

古者上求辰次下立正端視北陸以為候納層冰而命
官楊次可瞻既乘陰于窮谷與人畢入方用壯于司寒
茲乃順天之經降邦之命使陰不得閉而成青陽不得

越而為病是用測日所在居冰方盛一之日氣方烈烈
乃俟頤頊之躔二之日鑿焉冲冲遂舉凌人之政觀夫
順考舊典申嚴有司彼日之道在虛之維有史氏以戾
止有虞人而致之乃曰藏乎以道今也其時愛景方融
霜有至堅之象隆冬聿暮狐無可聽之疑然後積水並
營窮山異伐丘聚鄉縣玉堆城闕投冶鑑以彩凝射清
壺而光發動而合禮當呂紀之小寒居不踰時本邠詩
之七月嚮若官失其業君急于常歲日既易川池弗藏

時則有淒風苦雨時則有厲電災霜人誰禦之物薦臻
于疵癘咎常燠若天取謫于陰陽我是以利不素愆事
因微著步晷歷以潛測厲嚴凝而豫慮六龍回薄仰觀
象以告期九澤腹堅悉送官而待御噫恭授惟日畢賦
者冰二端以協百度其凝用能俟朝覲而惟謹逮火出
以同升獻羔羊而始開廟桃云薦拔桃弧而後賜祿位
其承宜乎左氏直書申豐善述示後代之成憲著先王
之要術日之至今冰之藏敢告凌陰之室

去邪勿疑賦

明后之政
除惡無惑

邪惟害政令貴必行嘉討惡之無惑示為君之至明聖
讒說以並除志無留斷放儉人之甚速奸不容生事表
前經功歸哲后將欲杜乃多僻用以垂于永久以謂拒衷
說者本乎義勝瑩疑心者絕乎膚受果于除惡威施之
計何從利在繩愆猶豫之心奚有朕志先定爾無我欺
竄庸違而一盡蕩惶惑以無遺非由不早辨也但見削
而投之銳撥亂之聖功寧煩顧慮決擒克之治典豈俟

沈思蓋由邪不可與守邦疑不可與承命故我總攬衆
議裁成庶政不終日以明罰靡踰時而出令所以四凶
並殛彰大舜之重華七日必誅表宣尼之至聖則知邪
不必大去之于初疑不以細察之在予繇君慮之昭若
乃國經之晏如邦憲必加貴干將之立斷佞言必遠防
蔓草之難除況乎決惟智君存乎主略懦者不事戒乎
紛若兩端之慮儻起三至之言必作衆方共棄何傷速
即之刑事苟有猜將致不悛之惡又安得恢明治本輦

固洪圖絕邪道于彼有俾疑情于我無禁偽防奸詎稽
遲于天罰去貪攻昧敢猶豫于靈誅宜乎綿代垂言方
來作式示必信于奸宄詐致疑于典則然後不仁遠而
至道昌撫安萬國

與人不求備賦

君使臣下
無責其備

才不求備職惟有分伊專任之臨下俾竭誠而事君人
各有能敢十全而責實臣無虛受但一善以圖勲古有
辟王善于任使精較民極稽參國紀以謂性既萬變道

非一揆或工大而拙小或樂成而憚始故我羞以物序
合之天理事無俱得異全能于聖人功靡兩求殊不器
于君子徒觀其外盡羣慮中經大倫登于朝則求文德
之士扞于國則求武功之臣過不掩善言無廢人尺有
短而寸有長迭期就效韋自寬而弦自急各俾修身且
夫百行至難一人至寡苟取盡美必乖御下昨之非也
未易輕棄今之是也胡能遂捨所以由于扞難但論績
于受戈裨謚經邦豈責成于謀野豈不以能否並列功

惟萬殊賢佞異稟理非一途猶夫良匠度才長短隨其制巧冶造器大小盡其模然後用物不失遺材則無易治潁陽可驗薛宣之教優為魏老足明公綽之徒如是則何往不臧惟變所適材不吾過官胡爾責豈徒列于訓典乃備存于方策隻輪甚耻穆公忘一眚之微冠玉非賢漢后收六奇之畫噫內不兼外尊無預卑儻上素于天秩曷俯經于國彛用實咸若功將總其聖在孔門尚四科而辯論明于舜典猶九德以疇咨宜乎古訓騰

文先王著義覽萬國之共理豈一夫之必備儻推用人之心可研天下之志

十二管還相為宮賦

宮則時主相繼而王

十二之管還相為宮自函三而資始播吹萬以無窮協杓建于斗綱互分正位應雌雄于鳳律狎至成功尚矣聖言淵乎太極包二氣以賡隱參五行而垂則氣物相盪盈虛並得迭處迭去忽微由是靡差一往一來休王從而可測懿其自律召呂猶尊及卑氣逐候至陰隨月

移天不能以道愛日不能以氣欺隔八數以迴旋來皆
有次定三分而損益動各乘時且夫管寓其形宮謂之
主我當其會則衆音不得不集彼據其正則羣倫不得
不輔蓋以下括人紀上分天部陽唱九而陰唱六密極
毫釐呂生子而律娶妻應如規矩豈不以二儀之氣順
之則為祥三辰之序差之則降殃故我轉五音而並飭
如四序之旋相遂使春不愆暖秋無迭涼本自黃鍾始
同功而異位終于南呂遞捨短以從長故得均校盈虛

宣精啟閉本本無失生生相繼彼既舊而此新吾將崇
而涵替風由氣發六十數而成聲月以辰同三百旬而
作歲美夫一動一靜或煦或吹得之者空積咸若失之
者慘舒遠而亦猶三統體元惟紀正于升降六章凝采
互為質以彰施宜乎萬寶該成一氣洪暢顯厥應而有
旨當其時而自王故吾于宮律之間見天人之情狀

大信不約賦

誠著天下
無取于約

信惟去偽之道約乃未孚之名既外盡于末節俾中含

于至誠化自不言表聖人之執契衆將來助非君子之
屢盟原其至治有開羣生在御五教既備百志中處乃
謂信者本也本立則道化可行約者末也末成則偽端
益著故我悉蕩偷薄專求明恕同底于道詎屑屑于至
期不戒以孚豈孜孜于豫慮何則信出于我感物而能
宣約徇于彼致疑而易愆在顯猷而祇若胡約請以紛
然得不遠取諸物仰觀乎天萬彙生成本宜符于氣候
三辰盈昃孰邀會于經躔薰然太和納以純嘏蓋明亮而

格物匪誓言而接下武有不期之伐功乃告成蒲稱胥
命之辭達之蓋寡勿謂信之小行而永孚勿謂約之至
久而必渝譬夫道之深反見其不器德之盛乃謂之若
愚理自吾有詐將爾無明允克敷令未行而已應篤誠
斯至祥不召而先符亦猶神無言而四時行海不爭而
羣流聚況夫君唱臣和聖作物覩由衷之教鬱興久要
之文何取鄭交質而無益足驗離心周作誓而始疑終
乖禦侮曷若化行輓軌功被豚魚俾大猷之廣矣寧宿

諾以依於發乎身而加乎民克昭上德推其心而置其腹詎載盟書宜乎大禮攸稱明君卒度體天地之覆燾總邦家之興作苟允執以存誠亦何勞而用約

祭如在賦

躬主明祭如彼神在

祭惟首義禮乃慎終念奉先而勵翼必如在以欽崇肅薦尊彝悅先靈之可接祗陳邊豆訝警欵以潛通用能敦至孝于前牒貫純誠于厥躬者也作訓其誰聞諸宣父猶明祀之備物欲致恭而為主謂夫祭則惟爾有神

謂乎在則莫予敢悔相其志意但見懍然如生儼乃衣冠孰云無念爾祖蓋以自過推遠居幽達明彼耿默以無朕此吉躅而有成莫獻彌勤若奉杓冥之信齋莊愈篤如聞歎息之聲且夫物之感者莫盛于神禮之修者莫大乎祭所以交乎不測之用立乃惟馨之制思所樂而思所嗜寅命有加于此乎而于彼乎精衷並勵則知祭煩則數祭怠則疏故我嚴祀事以顯若遵時思而穆如奉鬯而前望若有求之際潔粢以進儉同將見之初若

然則故能立教哲人重謀翼子必芬之至如彼濟漆之
容若此其用足見其徵可擬類謀事而就祖必取致誠
譬入虛而有人寧忘率履异夫祭之垂範也節之以禮
在之告虔也先誠其身念酢侑而咸舉若音容之不泯
允謂孝子能享至誠感神亦猶事亡如存顯周文之永

錫闕

為君難賦

天下之大
王道非易

於鑠元后尊臨普天將圖難而自戒宜克已以為先守則

至艱慮極置危之器行非孔易居深若隕之淵稽夫萬
有實繁一人蓋寡巍然居上岌然御下儻內急于兢慎
必外彰于滿假循是要道茲為難者側身修德答愛
戴于黎民積行累功念勤勞于宗社斯蓋憂以啟聖治
無忘危務謹戒以欽若敢安懷而守之堯不糝而舜不
殯方隆國本湯為犧而稷為稼始定皇基是則此謂之
難以兆民之吾賴彼謂之易以爾躬之彌泰民賴者允
定聖躬躬泰者必悼後害言之惟訥我則出令不私人

未易知我則進賢為大亦猶防近者可以慮遠誠弱者
可以禦強必在祗畏一德勤勞萬方懼乎災而災息敦
厥化而化光所以夏禹克難訓黎民之又德周公無逸
誠孺子之將王是則知罰之難者罪不繁知賞之難者
功可考聖人憚之則克此永世叔葉易之故失乎大寶
小心翼翼敢輕視于萬幾思曰孜孜冀力行于至道況
夫天命弗僭道心惟微伊前監之有作誠後圖之習非
七月陳王業之風由茲可見一言示興邦之道于此其

幾宜乎寶業阜安皇威翔被昧者謂我不遑啟處知者
謂我靖恭爾位非深識乎險艱曷馴致乎簡易

乘石賦

名器無小
因禮為重

物有因君而重禮非以陋而輕偉介石之致用由乘車
而正名盤姿堂陛之間始空國步踞重和鑾之地遂啟
乾行愚嘗眇觀古經深探聖意考上禮之云展總羣倫
而咸萃求有大而必給體有微而莫棄斯石也所以賤
而獲舉彼乘也所以待而後備惟進退不失其正仰奉

帝儀非左右先為之容自參國器有方不毀匪德而隅
既出類于瓦礫敢較珍于瑾瑜履也非患憑焉則無本
匠石之載磨發于宮谷保詩人之不轉過及丹塗觀夫
觸之孔堅榮如增皎常抱璞以在下周自他而飭表厥
容自扁既接之于至尊其履不疑故重之于雖小及夫
廟朝有事采物畢陳大輅儼而竢駕華旒繁而承辰爾
乃詔隸僕以進御對皇居而肅振洗以示恭肆夏爰回
于步玉蹈而升駕屬車遂汎于清塵可謂勤王而后貴

執禮而相因彼擊而拊者樂律所諧嘉而肺者民情攸
啟各著邦典皆參治體然未若屹如帝所邁投水以效
忠密爾車前類補天而贊禮不如是追琢何取平鑄罔
施賤目弗尚多磻見遺諒以延帝暉之戾止輔國章之
禕而簡在王庭實奉時行之典始于足下居呈不磷之
姿昇夫元后有求攸司是奉疎彼寅畏格其虔輦故曰
捨我分履之卑保我分用可重者也

黃鍾為律本賦

陽氣之瑞
聲律茲始

中之色莫盛于黃鍾之氣孰尊于陽本生律以類物爰
配辰而奠方一以函三肇無形于子午九而唱六列有
象于宮商茲乃研化之先索和之貴寓乃氣數強其稱
謂遡寸管以下衍大聲而不既推而上據萬物之始
基左而旋孕四時之茂氣作者其誰伶倫是司裁筠均
厚聽鳳雄雌爾乃制其形取長之最者比其度皆可以
生之我作爾信爾無我欺以候八風而風應以呼六氣
而氣期乘二除三由忖該而有得上生益一咸按歷以前

知然後效陰陽慘舒參日月盈滿以定權衡輕重以均律度長短先靡益疾後無加緩諒由應乾而位初九處乎太陰全寸而黜餘分異乎衆管且其黃君也化得君而明鍾種也物待種而生其統天極尊之號厥位子孰先之明用能包五六以作合無忽微而應聲亦由至道開先萬物之區遂判太極資始兩儀之象斯成若乃八音有文六同命律二十五之數十二官之實雖動而徐生皆我之自出數不敢紊之于首神不敢藏之于密異

爰得應見林鍾生子之辰同位均尊著姑洗娶妻之日
噫推歷于彼統氣在茲一寒一暑或煦或吹本本資于
眇忽生生著于云為候氣揚灰冠地至而首出旋宮統
月倚天數以無遺昇夫算命攸先正聲有始尊同心一
統之用助宣氣旅陽之美諒非軒轅氏之聖功疇能及
此

誠覆車賦

前轍之覆
來者為誠

大道有蕩傾車在前伊來者之深誠思遠途之曲全顧

鑿鑿以摧輪安能繼進視彭彭而改轍式鑑先顛仰味
至言遐稽往哲于車誠而引諭譬人謀而有說將欲以
敗警成因工棄拙追昔時之失御大為之防在今也以
回轅下視其轍徒觀夫流水競轂輕雷奮輜千金之子
不倚五達之狀載馳力且竭矣遠猶致之既嗜進而昧
退倏忘安而邁危敗厥載于積中金胡及柅棄爾功于
引重輶靡遑脂得不矯爾前非求茲後福彼諒出乎一
失此宜存于三復諦是險易潛虞蕩覆望前驅之致患

足見存亡念後乘以方來敢矜馳逐豈不以圖今者視
昔觀往者知來據福可以慮禍守正于焉救回故我假
一車之申鑑協萬物以兼該拒險還軒式戒乘槐之蹶
去危法軻深防僨濟之災况夫訓難誣于後人諫罔施
于往者必將觀患于外防微在下苟遇喪乘之道引而
避之儻行脫輻之郊吾其還也亦猶詩取商鑑周仁始
基刑誡秦失漢章有宜率自先王之道咸成後事之師
則車不徒喻誠亦有為前瞻泛駕之人自貽伊戚却視

執綏之子豈不爾思昇夫身其晦必思于明志乎夷必防其隘然後卓爾自立惕然垂誠周流乎中道而行決無淪敗

德車結旌賦

車結旌者昭德之美

德美中尚戎容外除示同軌于函夏爰斂旌于大車清道以行盡屏垂繆之飾展輶載效還同卷旆之初禮典鋪觀訓言備列以為車之崇德也不取乎盡飾旌之曳綵也宜從乎善結因乃器用敷乎帝烈此駕而俟蓋專

講于禮章彼舍而藏示不矜于武節諒以聖治嘉靖邦
臻治平思闡化于偃革詎飾威于抗旌纓就煥然絕搖
搖之曳影驚聲嘒爾收孑孑之流英盛化當茲末儀可
舍言車也尊君乘之至美語旌也陋軍容之相假方且
假赫奕于轂佐燁聲明于帝者輿音在御纏乃旒而弗
彰軫節載和曳爾旂而蓋寡則知車必稱德以其當偃
武之朝旌必命結以其惡盡飾之標然後潤國容之濟
濟藏禮器之翹翹載戈之德同即動旌之譏且遙鄙楚

廣之建茅但專武事賤晉軍之畫旆益昧文昭在夫外
損祿容內充至德越暢輟之務戰矯寅車之宣力我衡
既倚于以斂文羽之繁我御既均于以褫武綏之飾彼
朱髦炳于漢牒元乘載于周詩或邦光之克煥或武怒
以攸施曷若明達至治裁成上儀奉乃麟麟之音文為
貴者顧厥悠悠之質卷而懷之懿夫化極偃修教臻善
美乘其車也見作者謂聖之道結是旌也示不復用兵
之旨噫奚由知盛德之然哉以此

景文集卷四